

文獻與歷史田野：2012年夏金門與廣東潮州之踏查

洪維晟
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一、活動緣起

2012年夏天，我參加了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與國立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研究所聯合主辦的「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活動。是次活動亦由廣州中山大學、廈門大學、韓山師範學院、嘉應學院及華僑大學等學校幫忙協辦。師資成員有臺灣地區的王秋桂、濱島敦俊、謝國興、李孝悌、王鴻泰、江柏煒與李仁淵，大陸地區的陳春聲、程美寶、劉志偉、鄭振滿、趙世瑜、黃挺、劉永華、許金頂、張侃、謝湜、鄭莉，以及來自美國的丁荷生（Kenneth Dean）、宋怡明（Michael Szonyi）、費絲言（Fei Siyen）和王迪安（John Wong）等。

1980年代之前，因為中國大陸緊張的政治氛圍，所以許多西方學者將臺灣、香港與新加坡等華人海外移民之僑居地作為研究中國社會的實驗室。1970年代由張光直等人所主持的「濁大計劃」，試圖從各學科的角度從事臺灣區域研究。當時李國祁等人也主持了「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計劃」。1988年中研院成立了「臺灣史田野研究室」，1993年總統府核准設立「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聘請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黃富三教授出任籌備處主任。2004年正式成立臺灣史研究所。¹我們可以發現，臺灣史的研究初衷是採科際整合，且多附屬於中國史脈絡下。但自1980年代以來，臺灣史研究因政治情勢的變遷及本土化意識的興起，積極建立其主體性，逐漸成為獨立的研究領域。不過，在追求臺灣本土性的同時，也應該將臺灣史擺在更寬廣的歷史脈絡與地理空間上來討論。如翁佳音以近代初期的時間斷限，曹永和以臺灣島史的概念將臺灣擺在東亞海域的視野研究。唯有如此才能對台灣的歷史有更宏觀、

更全面的認識。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馬克思主義不再成為學術研究的基本教條，出現了實地考察與文獻分析並重的研究方法。本研習營的目的是希望嘗試結合文獻分析與田野實查的研究方法，從海洋與地方史的視角，重新滙通臺灣史與中國史。²

親身體驗這樣的一個活動之後，讓我感受到身為一個歷史學人，除了面對文字史料之外，也盡可能回到歷史現場，親身體驗經過長時間變化後的歷史現況。之後，我們得學習如何像剝洋蔥一樣，從時間與空間等面向解開歷史的深層結構。

二、金門之踏查

整個研習營的活動時間為期14天，7月25日至30日在金門，7月31日至8月7日在廣東省潮州地區。研習營開始前，主辦單位編輯了金門與廣東潮州地區的相關史料供學員先行閱讀。研習營主要分為講座課程與實際考察兩個部份，學者們除了在處理族譜、口傳、碑銘以及契約文書等史料文獻上作詳盡的說明之外，也介紹了僑鄉、宗教信仰、廟會陣頭以及海上貿易活動等幾個研究課題。³7月25日至30日，我們分別走過了金門城、後浦、瓊林及水頭等聚落。進入田野之前，除了熟讀主辦單位所發的基本史料之外，還要備妥古今地圖、年表以及指南針。到達目的地時，記得在機場或碼頭的旅遊中心拿幾份當地的導覽地圖，以便進入田野之用。

研習營以分組形式進行，我所在的組別的研習導師為廈門大學歷史系的張侃與鄭莉兩位教授，他們指導我們如何從聚落空間看出歷史結構。在此，我以明末清初金門政經勢力中心（由舊金門城到後浦）為例，淺談此行所學的，文獻

與田野實作結合的歷史研究法。舊金門城是一個由衛所系統所建立的聚落，據《金門志》所載：

元始建場征鹽。……洪武元年，改為踏石司，旋改為鹽課司。二十年，置金門守禦千戶所及峯上、官澳、田浦、陳坑四巡檢司。⁴

官署所在，通常亦建有隸屬官方系統的城隍廟。當我們在舊金門城與後浦都看到城隍廟時，就要提高警覺心，去思考為什麼金門會有兩座城隍廟？回查史料文獻時，才知道明嘉靖以後衛所制度式微，許多軍人逃逸，軍戶改由鹽竈丁遞補。⁵ 清初，金門由鄭成功佔據，後因清兵攻城，舊金門城毀於兵燹，城裡居民被安置於後浦民城，故後浦成為官署所在。⁶ 其實把縣治從舊金門城遷到後浦，是將官方與地方社會重新整合的一個過程。許多例子可以說明這一點，如後浦城隍廟的《重建城隍廟記》中提到：「並將董事姓氏，砌石於壁；其捐助諸善信，別載採樑籤。」⁷ 由「董事」⁸等地方士紳捐款協助官方系統的城隍廟重建一事，反映後浦在清政府來之前，已由地方大族或仕紳支配着地方社會的秩序與運作。總兵署後來設於許癸故宅，國家的軍隊系統也與後浦原有的民兵系統結合。再從其他的空間角度來看，一般的市街通常會位於城外，但後浦的市街卻是在城內，更反映出當地是由民城變為官署所在地的史實。

繼後浦之後，我們走入瓊林聚落，映入眼簾的是一座座的家廟、宗祠與寺廟。瓊林是一個以蔡氏為主的單姓村落，在村中的家廟或宗祠中常見題有「文魁」、「進士」、「將軍」，甚至「提督軍門」與「三藩總憲」等字的匾額，代表其後代子孫文武官員輩出。不過，令人疑惑的是此地為什麼會有兩座蔡姓六氏宗祠？是分家嗎？還是有大小宗之分呢？又或是他們是來自於不同地區的蔡姓，實非同宗？這問題我們惟有透過追溯其族譜或歷代祖先神位來解答。在民間信仰方面，瓊林除了有保護廟和忠義廟外，還有一座萬士爺宮供奉無祀孤魂。明朝時金門曾遭受倭寇擄

掠，鄉民死難不計其數，萬士爺宮就是為了慰藉先靈以創建的，廟前匾額寫道：「一本親屬非如異姓同宗，萬善同歸不外叔姪兄弟」，意味着漢人社會寬廣的包容度，體現在宗廟與民間寺廟共存的瓊林意象。在金門的最後一天，我們走進充滿僑鄉氣息的水頭聚落。村內的金水國小以及一座座洋樓古厝，代表着移民南洋的華人致富後，回饋鄉里。僑鄉與僑居地之間的連結，靠着人和商品的往來，與僑批局網絡不斷的連繫着。這也回應了研習營的主旨：臺灣史的研究應該從更寬廣的地理空間來看待。

三、廣東潮州之踏查

在金門最後一天的晚上，陳春聲老師為我們對未來幾天在潮州的行程做了一個簡單的介紹，更提出幾個在潮州地區研究中，他認為比較重要的議題，包括「山海之間」、「城鄉之別」、「民盜之分」以及「福客之分」等。在潮州，除了黃挺老師的「碑銘資料的收集與解讀」與鄭振滿老師的「民間契約文書研究」兩場講座之外，幾乎都是全天性的考察。7月30日早上，我們從金門出發到廈門，在號稱全中國最美麗的廈門大學用過午餐之後，就前往東山島。之後幾天的行程依次為龍湖寨，潮州城，柘林寨城，大埕所城，饒平縣（道韞樓、飛龍廟），大埔縣湖寮鎮，大埔縣百侯鎮，三河壩鎮，高陂鎮，留隍鎮及南澳島等地。基本上是先從潮州沿海地區到大埔山區，之後再順着韓江流域而下，到達位處外海的南澳島。

在潮州地區進行考察的地點大致上可分為：一、據有軍事系統的東山島、柘林寨城、大埕所城與南澳；二、有商業性質的市鎮，如三河壩鎮、高陂鎮與留隍鎮；三、其他類別，包括結合商業與軍事系統的龍湖寨、官方建置的潮州城、張璉動亂時所創立的飛龍國（飛龍廟）、具有客家風情的道韞樓以及結合士紳化、商業化和僑鄉意象的百侯鎮等聚落。第一類地區，如東山島是明代衛所系統中的銅山所；柘林寨因地處閩粵交界，成為走私貿易的重要據點，明代設有官兵在此防守，清代則有水師駐守；大埕所城建於明

朝，是爲了防禦海寇而設立的。在這些地方我們大致上都可以看到具有軍事性質的關帝廟。

拓林寨則是最讓我感興趣的一個聚落。拓林元帥廟建於乾隆四十一年（1776），廟外牆的無額提名碑上記有捐款者：發裕號、義利號、裕利號等商號，高蛟它（舵）、□須它（舵）⁹、頭它（舟利）¹⁰等漁船組織，另有湯門陳氏、李氏、莊氏、林氏、許氏等婦女捐助修建元帥廟。捐款芳名錄上出現女性，可推測當地男性多出海經商，故女性也可參與地方公共事務。不僅如此，我們還發現村落中有天主教堂，由村寨往拓林灣，沿途也有不少天主教教徒的墓地。體現了明中葉後歐人東來，以及天主教的傳入與中西文化交流。據本組研修導師鄭莉說，這地方的貿易主要是由漁夫與挑夫兩集團合作。拓林寨位於閩粵交界之處，地點隱密，走私盛行。從拓林的山區一眼望去就是一片海洋，海商在拓林灣靠岸卸貨，再由挑夫立即將商品運輸到他地販賣。也難怪明政府立了一塊「盜賊緝獲」的石碑以示警惕了。

韓江是潮州地區最大的河川，全長約470公里，由發源於贛南的梅江、閩西的汀江與粵東的梅潭河在三河壩境內交匯而成，向南流經潮州，並於汕頭市注入南海。三河壩爲韓江上游的交通要衝，明朝嘉靖四十二年（1563）築三河司城，政府駐兵防守。¹¹該地區亦爲轉運貨物的重要據點，目前仍存有當時商業街的舊貌。清光緒年間以觀音會作爲鋪保，採神明會的方式自我管理。《廣春樓隨筆》中提到：

從百墩到湖寮，倒是一條康莊大道，路是沿著河岸蜿蜒著。這段路程當地人說是「兩鋪路」……（饒平人的路程以「鋪」為單位，大埔人則稱爲「趟」）。¹²

發源於閩西平和流經百墩的梅潭河，成爲閩粵商品交換的交通要道。也難怪百墩雖位處山區，但仍有不少人口因經商移民到四川或海外等地，使其成爲廣東省重要的僑鄉。順流而下，來到留隍鎮，韓江在此形成一個弧形，成爲適合船

隻停靠的重要碼頭，令當地成爲商品流通的商業市鎮。最後回到幾天前才走訪過的龍湖寨¹³。至此，我們已經進入了韓江下游，寨門外豎立了一塊《塘湖劉公禦倭保障碑記》：

海陽隆津之市鎮曰塘湖，北負郡城，東枕大河，西接原野，南環滄海。田疇百里，煙廬萬井，實衍沃奧區。承平以來百九十載，民弗知兵，惟弦誦貿易以趨事樂生。靡有崇墉巨障、堅甲利刃爲防禦之具。蓋頤世柔良，其積習也久矣。歲在嘉靖丁巳之秋，盜起鄰境，聚黨侵陷揭陽。凡密邇本鎮村落，咸被荼毒。

據史載，明永樂三年（1405）塘湖開始圍寨。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倭寇屢犯潮州沿海，適逢龍湖籍、時任福建按察使的劉子興（號見湖，後任布政使）在家服喪，他發出「建保利甲、置柵設堠」的號召，更領導鄉民抵禦倭寇。¹⁴韓江岸上建有小型運輸碼頭，另有龍湖、鶴巢兩個農貿市集。據考證龍湖集市早在明代已經形成。¹⁵回憶《廣春樓隨筆》中的一小段話：

家鄉（大埔）山多田少，一般鄉民多依山林、田園爲生。山多森林，游以松樹和杉木爲著。所產杉木，多利用春水漲後，順漳溪，出高陂，入韓江，下放潮、汕一帶銷售。木材採伐，每年爲鄉民帶來一筆財富。山亦多竹，由其桂竹成林，部分亦砍伐出售，增加鄉民部分收入。山區除多林、竹資源之外，地下蘊藏陶土至富。此土品質頗佳，可做陶瓷產品，真是令人鼓舞。因爲家鄉直接間接依陶業維生者，不在少數。¹⁶

這段資料也回應了陳春聲老師所謂的「山海之間」的看法。

南澳島是我們考察的最後一站，南澳一共分成雲澳、深澳、青澳與隆澳四個區域。雲澳漁港

邊界原本有塊立於清嘉慶二年（1797）的《港規碑記》，該碑現移至深澳總兵府內的碑廊中。碑文內容大致為規定雲澳漁港對往來船隻的稅收定額，嚴禁各種額外索取，確保漁船、商船的合法權益。¹⁷另外還有《皇明兩院詳允南澳海桁禁示碑》與《奉廣東督撫兩院會禁雲澳網桁碑記》兩塊碑銘，可見雲澳有相當強烈的漁村特質。立在村中的天后宮與水仙宮裡的捐款芳名錄上，除了地方人士的姓名之外，還載有不少船隻的商號名稱，甚至載有不同型態的船隻的分別。深澳天后宮曾於道光十四年（1834）重建，其《天后宮重建碑記》中所載則多是如南澳總鎮府調浙江定海總鎮府莊芳機、閩粵南澳總鎮府沈鎮邦、屬閩南澳軍民府崔焯等官員。可見，同屬於南澳島上的雲澳與深澳的社會發展分別朝向民間與官方兩種不同系統。從金門一路走來，半個月的行程中，我們看見了多元性的中國地方社會。反思1970年代的「濁大計劃」與「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計劃」，因為學科間無法對話或仍採用官方文獻而忽略地方脈絡與地方社會的多樣性，使得計劃無法順利完成。在這研習活動過後，讓我重新省思：「國家是什麼？」、「國家對於地方社會的影響？」以及「國家對於不同人群的意義？」

四、收穫與期許

我們呼應着華南學派「走向歷史現場」以及「進村找廟、進廟找碑」的口號。是次考察，我們在歷史現場看見相當多的碑刻，張侃老師和許金頂老師將麵粉抹在碑刻上，使原本看不見或被描紅的文字重新顯現出來。此時我們必須當場完整地抄錄、拍照，以及做拓本，回家後可重新比對別人做過的拓本，或已編輯出版成書的碑銘內容，這樣做往往會有很大的收穫。以百墩鄉為例，經比對後，我們發現前人所抄錄的有關鄉內的數塊碑銘的內容，有過百個錯字，如果沒有這樣重新校對一次，就會導致我們的研究結果出現錯漏。

中國地方史的研究是對政治制度史的一種反思。長期以來我們都忽略了地方社會的運作，只在乎國家與官員的歷史活動。對於歷史學家

來說，該如何研究鮮有或根本沒有史料記載的人群？答案是透過民間文獻中的族譜、口傳、碑銘及契約文書等找尋他們的身影。但在使用這些民間文獻時，我們要注意作者的生平、時代背景以及其書寫的意圖。另外，我們也得注意地方社會對於國家政治的肆應，如湖寮的吳六奇（1607-1665），為明代官員，當面對清軍來臨時，他選擇了以保護鄉里為首要而向清朝投降。中國地方廣大，政府的統治無法一一落實在每個地方，地方的勢家和士紳往往操控地方秩序。所以我們唯有透過結合民間文獻與官方史料，才能真正瞭解中國社會的運作。還記得宋怡明老師提到，進入歷史現場是要感受「歷史的時間性與區域的空間性」，抓穩歷史的史料基礎，不要將「歷史人類學」作為一種理論，它只是我們用來做學問的一種方法。謝湜老師也提到，他在編輯《歷史人類學學刊》時，已經很少收錄有關「歷史人類學」理論課題的文章。希望我們不要陷入理論的窠臼。

最後，為是次研習營提出少許建議。希望主辦單位可以在往後的活動中，採取定點式的深入考察，並增加小組討論的時間，使有志研究中國地方社會史的學員們，在研習營完結後可以發展出學術論文。

註釋

- ¹ 田野與文獻研習營，〈研習營簡介〉http://www.ith.sinica.edu.tw/about_01.php「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網頁。查閱時間：2012年9月21日。
- ² 「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活動網頁。<https://sites.google.com/site/southernfujian2012/purpose>，查閱時間：2012年9月19日。
- ³ 王秋桂，「田野方法引介」，江柏煒，「華僑網絡與僑鄉社會：19-20世紀的金門島」，濱島敦俊，「田野調查與歷史研究——以城隍信仰為主」，趙世瑜，「在空間中理解時間：區域社會」，謝國興，「御輿團：廟會陣頭的田野經驗」，陳春聲，「閩粵交界：王朝制度與海上活動」，劉志偉，「族譜解讀」，程美

- 寶，「口頭傳統與口述歷史」，宋怡明，「國家、地方社會與歷史：方法論與田野資料的辯證」，丁荷生，「南中國海地區的跨國文化網絡」。
- 4 (清)林焜燠纂輯，《金門志》(臺北：大通書局，1987)，頁5。
- 5 洪武初，立保障法：鹽竈戶丁率十丁爲一戶。九年抽軍，全戶抽一充留守衛軍；軍亡，勾取竈丁遞補。二十年，至守禦所。
- 6 國初，鄭氏竊據。康熙二年，官軍大蒐兩島，毀其城，遷其居民界內，浯州(舊金門城)遂墟。十三年，復爲鄭經所踞。十九年，兩島平，始開設標營。今以一協鎮、一縣丞、一鹽大使駐焉。
- 7 何培夫，〈重建城隍廟記〉，《金門·馬祖地區現存碑碣圖誌》(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9)，頁31-32。
- 8 清代鄉庄職員，可分爲官治與自治兩種。官治職員乃爲保長、鄉長(鄉保系統)，爲州縣之耳目，辦理官治事務，是駐鄉的官役，非鄉庄自治團體之庄職；而自治職員則分有總理、街庄正副、董事等，他們必須擔負或協助官方的各種事務策劃，並被監督是否有不法行爲。而總理爲官方最重視之鄉職，與地保成爲鄉治上重要角色。參見戴炎輝，《清代臺灣之鄉治》(臺北：聯經出版社，1979)，頁21-22。
- 9 「它，即舵，漁戶們採用罟艚的組織方式捕魚，負責指揮所有船隻的人叫做舵人，當地簡寫爲它」。見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韓山師範學院潮學研究所、嘉應學院客家研究院編，《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潮州地區文獻讀本》，2012，頁107。
- 10 當地的一種捕魚方式，也指漁戶採用此種方式協作捕魚的組織。《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潮州地區文獻讀本》，頁107。
- 11 維基百科，〈韓江〉，<http://zh.wikipedia.org/zh-hant/%E9%9F%93%E6%B1%9F>
- 12 廣春樓主，《廣春樓隨筆》(臺南：大千出版社，1985)，頁122。我們也許可以推測當地商業高度發展，連路程的單位數都以「鋪」或「趟」來計算。
- 13 舊稱塘湖。
- 14 廣東省社科規劃2009年度地方歷史文化特色專案(負責人：陳月娟副研究員)「潮州龍湖寨古建築與人文歷史文化傳承」結題報告稿本。轉引自《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潮州地區文獻讀本》，頁49。
- 15 潮州市地名委員會等編，《潮州市地名志》(廣州：廣東地圖出版社，2000)，頁18。
- 16 廣春樓主，《廣春樓隨筆》，頁163。
- 17 黃迎濤，《南澳縣金石考略》(廣州：廣東省地圖出版社，2008)，頁64。